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外媒：卡特拟再访平壤

综合国外媒体 2013 年 5 月 2 日报道，美国外交消息人士昨天透露，美国前总统卡特最近致函国务卿克里，表示为了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美国政府须与朝鲜政权对话，并且传达了希望访问朝鲜的想法。韩联社近日则报道，根据之前的惯例，卡特如若提出访问平壤，则必须以朝鲜先向他发出邀请函作为前提。该新闻指出，在 1994 年朝鲜第一次核武危机时，卡特曾对平壤进行过访问，成功地为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穿针引线，促成两方的会谈，但金日成于预定的两国峰会前半个月突发心脏逝世使该峰会化为泡影。卡特也曾于 2010 年访问过朝鲜，并偕同被朝鲜扣押的美国人高梅斯（Aijalon Mahli Gomes）回国。专家们指出，卡特计划这次访问朝鲜，原因很可能是被朝鲜扣留的韩裔美国人裴俊虎的释放问题。另据朝鲜中央通信社（KCNA）4 月 27 日报道，朝鲜最高法院计划以企图推翻朝鲜政权等多项罪名起诉韩裔美国公民裴俊虎。

美智库报告：未来中国军力力压美日

综合国外媒体 2013 年 5 月 3 日报道，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今天公布的报告指出，未来北京无须发动战争，以军力为后盾即可在与美日等国的纠纷中占上风。美日联盟策略有做出调整的需要。据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近日公布名为“中国军力与美日联盟 2030：战略网评估”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由外交及防卫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望月（Mike Mochizuki）和两岸问题学者包道格（Douglas Paal）等人共同执笔。报告显示，中国大陆与美国或日本在未来 15 至 20 年间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高。该报告还指出，美日联盟未来最大的挑战在于，将来中国方面无须发动战争，仅以强大军力为后盾即可在与日本对峙的过程中占到上风。解放军将有能力在空中与海上进逼争议性海域与日本本土，提高政治军事挑战。报告还指出，中日间军事平衡状态可能出现显著变化，

未来美日联军有可能仅可以在日本领空和近海保持优势，美日中三边平衡有可能出现变数。报告还对美日联盟提出 3 项建议，包括：首先，建立灵活的军事前沿部署策略，对中方的进逼进行积极防御。其次，在特别状态下运用攻击和防御，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陷入内陆战斗。最后，建立防御性平衡 (Defensive Balancing)，低调利用后方军力部署，但主要目的在与中国建立真诚的合作性关系。报告认为，美国在亚洲面临中国的“侵蚀性平衡” (Eroding balance)，难以长期维持现状。当前中国经济和军事快速增长，仅以美国和日本现有的政策和区域性策略，无法长期确保两国的长期利益。

美国防部租中国卫星引争议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2013 年 5 月 6 日报道，近日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透露，五角大楼于去年 5 月签署租约租用中国商用卫星“亚太 7 号”为美国非洲司令部提供通讯服务。据悉，“亚太 7 号”卫星由香港的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运营，其最大股东中国航太科技集团拥有 61% 的股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杰斯 (Mike Rogers) 发表声明说，这份租约让美军陷于随时可能被中国遮蔽“眼睛”和堵上“耳朵”的危险之中。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布奇 (Steven Bucci) 则表示，美军租用民间商用通信卫星的做法本身并无不妥；他认为美国军队非常依赖该类设施，但美方自己并没有足够多的卫星去提供这些服务，所以的确经常需要通过商业渠道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马托什 (Monica Matoush) 对租用中国卫星发表回应，表示租用“亚太 7 号”是因为该卫星独特的频宽和地理定位范围能覆盖更广泛的区域。她谈到，国防部在做出决定前已经进行了公开的风险评估，而且所有通过该卫星发送接收的信号都经过了安全加密处理。不过，仍有不少军事安全专家担心，五角大楼租用中国卫星给美军提供通讯服务给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与卫星政策的官员道格拉斯·拉维罗 (Douglas Loverro) 表示，鉴于美军的地面行动协调机制以及无人机侦察行动越来越依赖数据通信设施，租用“亚太 7 号”是能够满足驻非美军行动的唯一选择。但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员贝克尔·斯普林 (Baker Spring) 表示，如果美国非洲司令部的确别无他选，这将更加凸显美军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据悉，由于受到削减支出影响，2013 年美国国防预算比上年度下降约 150 亿美元。很多专家对此分析后表示，如果长期实行自动削减支出，将损害美军综合作战能力。

美海军上将：减支不影响重返亚洲战略

据法新社新闻网站 2013 年 5 月 7 日报道，美国海军上将乔纳森·格林纳特（Admiral Jonathan Greenert）今天在访问太平洋地区前表示，尽管政府大幅删减预算，海军增派船舰与增设高科技武器、扩大在太平洋驻军计划仍将持续进行。格林纳特受访时告诉法新社，他本人 8 日前往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进行为期 9 天的访问期间，将对盟友保证，军方开支削减的压力不会影响美方的“重返亚洲”战略。据悉，美国海军舰队现役 283 艘船舰，部署中的有 101 艘，其中 52 艘当前被派驻到太平洋海域。美方计划 2020 年前将驻守太平洋的船舰增加到 62 艘。格林纳特还表示，其在出席新加坡举行的 IMDEX 海事安全研讨会时将概述美国海军扩大驻军、特别是在东南亚扩大驻军计划。根据自动减支计划，五角大楼本会计年度面临 410 亿美元减支，如果国会无法打破政治僵局，五角大楼未来 9 年间还可能面临高达 5000 亿美元的减支计划。他还坦承到，削减预算可能减缓一些新武器的研发应用，如果未来数年内继续删减资金，船舰建造计划也可能受到影响；但正在建造或已签约建造的 47 艘船舰不受任何减支影响。根据“再平衡”战略，52 艘巡逻太平洋的船舰，有 42 艘永久驻守太平洋区域港口。他还说，近来与朝鲜局势日益紧张，已有两艘美国驱逐舰根据命令前往朝鲜半岛海域，收到了一定战略效果。他表示海军也计划把最先进的武器送往亚洲，比如新型 P-8 “海神”（Poseidon）海上巡逻机第一中队，将在今年稍晚抵达日本。对于南海岛屿争端引发的紧张形势，此人谈到将利用此次访问机会与盟友们讨论避免危机的机制。

美朝鲜特使称中国对朝态度发生转变

综合美国媒体 2013 年 5 月 11 日报道，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戴维斯（Glyn Davis）于 5 月 12 日至 18 日率团访问韩中日三国；此前，他 5 月 9 日晚在纽约的日本协会发表演说称，作为朝鲜的关键盟友，中国关闭朝鲜核试验资金账户是“潜在的重大举措”；中国开始着手向朝鲜释放表示不满的信号。这些举动在一年前不敢想象。戴维斯称，中国和日本已经明白，金正恩是朝鲜独裁政策和违反制裁制造核弹和远程导弹的主脑；在美国看来，金正恩有点复古（throwback）。在朝鲜问题上，他更加激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更加危险了。戴维斯还指出，金正恩去年继位后承诺将使朝鲜变得更好，但他的治国理念早就根植于他的过去。戴维斯表示，他近期展开的亚洲行目的在于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对此，美国的政策一直是“能商量就商量，不能商量就施压”。目前美国处于施压的阶段，美国力求关闭除外交外解决朝鲜问题的所有途径；希望看到朝鲜认真对待朝鲜问题，但平壤却走了挑衅和威胁这条路。

美媒社论称美国迎来新式恐怖袭击时代

据《纽约时报》新闻网站 2013 年 5 月 5 日刊登记者谢恩（Scott Shane）的评论性文章《家庭自制式恐怖袭击：圣战主义者全新策略》称，综合近期美国遭遇的恐怖袭击，证明美国已经迎来了新式恐怖袭击时代。谢恩在文章中指出，美国政府越来越密集严厉的反恐措施有效抑制了类似“9·11”那样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但也催生了新式袭击方式。基地组织传道者转而号召其在美国境内的信徒发起小规模、独立作战的恐怖事件，甚至在互联网上提供相应教程，手把手地教人们进行恐怖袭击。文章还分别转述了前 CIA 和 FBI 反恐官员穆德（Philip Mudd）和哈佛大学精神病医生斯考滕（Dr. Ronald Schouten）等人对于波士顿爆炸恐怖分子的人格和作案动机分析，认为人生中遇到波折失败的人容易受思想偏激从而酿成惨剧。综合来看，查尔纳耶夫兄弟并没有相关经验，哥哥塔梅尔兰·查尔纳耶夫（Tamerlan Tsarnaev）学业和事业失意，又难以融入美国社会，因此易受基地组织蛊惑。

FBI 前特工：美国政府监听所有公民电话

综合美国媒体 2013 年 5 月 6 日报道，美国 FBI 前特工克莱门特(Tim Clemente)5 月 1 日晚接受 CNN 采访时称，美国政府拥有大规模侵入式电话监听网络，所有美国人的通话都被记录下来，供调查人员查询；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调查中，FBI 有办法找到相关通话的详细内容，尽管这些内容不会成为法庭证据，但却可帮助 FBI 调查案情。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工程师克雷恩(Mark Klein)也曾向媒体透露，该公司曾帮助美国国家安全局建立特别网络，可以查询所有电话数据。9·11 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对美国民众的监听越来越渗入日常生活中。美国法官史密斯（Stephen W. Smith）此前撰文指出，美国联邦法官每年要签发大量的秘密监听令，单是 2006 年监听令的数量就达到了 3 万件。旧金山运输管理局此前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授权下签署了一份价值 590 万美元的合同，将在 357 辆公车和老式电车上安装视频监视系统。安装车辆可能另外增加 600 辆。运输部门官员称，该系统能加强乘客和司机的安全。但隐私和安全专家索塔尼（Ashkan Soltani）称，该监听系统能与面部识别系统或音频识别系统连接，用以确认被监听乘客的身份。

《纽约时报》：中美无需网络军备竞赛

据《纽约时报》新闻网站 2013 年 5 月 7 日发表社论警告称，国防部渲染“中国威胁”是否为扩大预算，奥巴马政府对此应该明察；中美之间实在不需要一场网络军备竞赛。尽管美国对中

国“网络黑客”的指控甚嚣尘上，但在五角大楼 6 日公布的 2013 中国军力及安全报告中，羞唱“白脸”的白宫才终于借国防部之口，首次直接把网络攻击的矛头对准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社论指出，美国非但没有澄清自身在拓展全球网络战中的角色，而且对俄罗斯、英国和以色列等国这方面的投入视而不见。美国政府对计算机网络安全投入已达数十亿美元之多，但目前却不断在网络能力的攻击性方面加大投入，包括美国与以色列开发的蠕虫病毒。对此，社论警告称，网络是军事预算增长的少数领域之一，国会和奥巴马方面要警惕国防部是不是在恶意炒作和渲染中国的网络威胁，以获得更加多的财政支持。社论最后还称，中国目前愿意同美国就网络议题展开对话，美方应就此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就何为“网络攻击”，以及各国政府如何应对等议题进行磋商。因为全世界真的不需要一场网络军备竞赛。

奥巴马：随时准备接纳无核化朝鲜

据多维新闻网 2013 年 5 月 7 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日下午与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发表《韩美同盟 60 周年联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针对朝鲜问题，奥巴马表示，目前朝鲜已无法兴风作浪；美韩两国满怀信心，会继续保持强大的合作关系，反对朝鲜挑衅行为，绝不容忍姑息。当被问到美国对朝鲜和金正恩的态度时，奥巴马前后两次表示，只要朝鲜做出合适表示，美韩随时准备迎接朝鲜回到国际社会，并与朝鲜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美国和其他各国一样，愿意接受朝方实现和平无核化，希望金正恩早日结束“离经叛道”的行为，遵守国际承诺，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只有这样，朝鲜才会缓慢复苏并发展，实现国家安全、人民富裕。朴槿惠 5 日抵达美国开始上任后首次访美之旅，期间在白宫总统办公室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双方展开深入交谈。

重点关注

中国：中东的调停人？

周日（5 月 5 日）巴勒斯坦总统默罕默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也将造访上海，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晤。

而此时，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John Kerry) 正与巴以两国协商以重启谈判。虽然目前深入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克里的努力还是有所回报，阿拉伯国家联盟 (以下简称“阿盟”) 暗示可以接受“土地换和平”的协议，并将其作为最终谈判成果的一部分。

不过，如果想在这个久拖不决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光靠目前的措施还不行，美国需要让中国参与进来。

目前，决定世界和平的有四方力量：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但这种四方机制已渐渐过时。长期以来，俄罗斯是阿盟的传统盟友，但这也并非绝对，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已逐渐疏远巴勒斯坦和阿盟其他国家。此时，中国是俄罗斯的最佳替代者。的确如此，在很多方面，中国和美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具有互补性。当美国倾向于以色列但和半数巴勒斯坦领导层发展友好关系时，中国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正逐渐升温，但同时也在不断支持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来和以色列抗衡。

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是巴勒斯坦军事组织的主要支持者。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不久，新中国即在巴勒斯坦设立大使馆，1975 年，中国支持联合国的 3379 号决议 (即“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决议)。在邓小平时代，虽然在外交上比较温和，但中国仍一如既往地各种场合支持巴勒斯坦。比如，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批评以色列。下周，阿巴斯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但内塔尼亚胡却不是。这样，美国支持以色列，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形成力量均衡。

此外，中国能抓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软肋，即，美国拒绝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包括哈马斯、真主党及伊朗问题。由于美国法律设限，奥巴马政府无法直接和哈马斯或真主党沟通，而即使奥巴马政府想要沟通，国会也不会批准。

中国能够填补这个空缺。虽然近年来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摩擦有增无减，但两国仍维持外交关系，而伊朗国内经济增长乏力也让中国增加了几分底气。此外，中国和哈马斯也保持联系，在 2006 年曾邀请该组织的领导人来华参加“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

在巴以两国框架内解决问题需要让以色列确信其安全不会受到威胁，而巴勒斯坦要成立主权国家，拥有自己的经济体系，这一点相关各方都心知肚明。

正如美国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中国能做的就是帮助巴勒斯坦发展经济。虽然近年来巴方在地区控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在经济上却止步不前。另外，在萨拉姆·法耶德 (Salam Fayyad) 总理宣布辞职之后，其经济前景更加黯淡，这使西方国家在提供援助和投资时不得不审慎行事。

在帮助巴勒斯坦发展经济问题上，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能更好地承担这一角色。从援助

非洲来看，中国完全有能力在不稳定的地区进行大规模援助和投资。此外，比起西方企业，中国的企业更善于这些地区运作，也能向当地提供急需的技术和经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更擅长达到好的结果。和西方不同，中国自身发展较快，并且意识到了发展重点领域的重要性，如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中国的投资项目不会出现经常性的拖延，这一点和西方不同。

因此，美国应让中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上充当先锋作用。这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也会让中国感到受重视。

对此，中国会产生浓厚的兴趣。中东不仅有中国需要的能源，而且在诸如巴以冲突等重大问题上发挥主要作用也能显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中美两国的领导人都表示希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东问题就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本文作者：扎卡里·凯克/Zachary Keck，文章来源：2013年5月《外交学者》网站）

中美三次交锋：美国钓鱼岛态度有变

对于中国警告在钓鱼岛问题上不要“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美方回应虽强调立场不变，但在态度上显得较为温和谨慎，承认中日双方都有令局势升级的举动，而非如以往动辄指责中国采取“单边行动”。有分析认为，美方展现出的谨慎温和固然与其高层近期访华有关，但这更是因为在三次交锋后，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坦诚警告，让美国不得不正视钓鱼岛局势的一些现实因素。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4月30日就美防长哈格尔（Chuck Hagel）关于钓鱼岛争端的言论发表谈话，称哈格尔所言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Martin Dempsey）访华时的表述不一致，希望“其他方面”不要去搬日本这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个“其他方面”，当然不言而喻。自去年9月钓鱼岛争端激化以来，这是中美第三次在钓鱼岛问题上针锋相对。面对中方如此毫不留情的诘责和机锋深藏的表态，美国在回应时态度不仅比以往多了些温和与谨慎，而且似乎在暗示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一方面固然与克里（John Kerry）及邓普西4月的访华有关。此二人访华后均大呼“成果丰硕”。但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坦诚警告，让美国不得不正视钓鱼岛局势的一些现实因素。

在崔天凯这番措辞强硬的表态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温特利尔（Patrick Ventrell）在5月1日

的新闻例会上坚持美国的立场不变，同时称“希望各方避免恐将升级争端或引发误判的行为”。而在记者的逼问下，他承认“中日双方都有令局势升级的举动”，美方“向双方都表示关切”。他只是拒绝用“单边”或“挑衅举动”来定性这些行为。在美国国务院的立场上，在东海及南海的领海争端中，一切的“单边行为”和“胁迫”都是中国的“专利”，似乎中国海军可以易如反掌地“霸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更不用说只有几艘二手军舰的菲律宾了。今年1月，前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会晤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时强调，美国反对通过任何“单边行为”“侵害”日本对钓鱼岛管辖权，将矛头直指中国。

这一表态随即引来中方的强烈回击，也是中美近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第二次交锋。中国外交部斥责希拉里此言罔顾事实，不分是非，敦促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谨言慎行”。当然，客观上讲，美国涉及钓鱼岛的表态时都声称呼吁“中日双方”冷静操持，但考虑到《日美安保条约》的义务，美方的“不持立场”完全是在向中国的“单边行为”隐示威慑。

对美国就钓鱼岛问题的表态，中方首次的猛烈回应是在去年12月。当时美国国会通过涉钓鱼岛法案。中国外交部在去年12月23日周末的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应，并将美国有关钓鱼岛的表态定性为干涉中国内政。随后中国官方媒体集体进行声讨，《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发出警告称，在事关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没有回旋空间，也不会有丝毫含糊。而在希拉里淡出之后，美国国务院的立场在克里的领导下似乎出现某种微妙的变化，或者说是某种“回归”，尤其是在克里4月的东亚之行后。克里在谈到钓鱼岛时也提到了“单边行为”，但他更强调的是反对通过单边或胁迫性的行为“改变现状”，似乎已经比希拉里的言论有所退步。这一方面当然是在向中国隔空喊话，另一方面则更是在警示日本切勿造次酿成危局，同时也是在暗讽日本“购岛”改变现状的行为。

在同岸田文雄的联合记者会上，克里明确说明“避免恐将升级争端或引发误判的行为”是针对中日双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并没有例行性地提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范畴。国务院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缓和可以从克里的访华之行方面进行推想。在13日与中国高层进行会晤时，他将其描述为“极具建设性和积极意义的一天”，双方的共识超过了分歧，这超出了他在很多方面的预期。依据目前的局势看来，克里对此行最满意的应该是中方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承诺，他后来在多个场合强调美中在半岛无核化立场上的一致，强调中方高层的重视。

此后，朝鲜的挑衅言行几乎戛然而止，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曾认为，中方完全可能已经向朝鲜施压。因此，在这个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显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当然不能据此认为美国会以此交换在钓鱼岛立场上的重大转变，但在国际舞台上“礼尚往

还”，似乎也是说得通的道理。另一方面，美国论调的缓和也得益于中方义正言辞的坚定立场，让美国更深入地认识钓鱼岛局势的一些现实因素，尤其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沉渣泛起。

而据美国国防大学最近发布了一则有趣的报告，将中国近几十年来对周边摩擦的应对模式分为四个环节：1. 政治、外交与军事准备的系统整合，并逐渐释事事态升级的信号，对中国视为威胁的行径进行威慑和警告；2. 为中国动用武力正名；3. 强调动武并非北京所愿，而是被迫为之；4. 强调中国的忍耐和克制并非示弱，采取军事行为系必要手段。

当然，崔天凯大使的这番警告显然还处在“释事事态升级信号”的环节，但对于美国这个最紧要的对手，让美国“不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为眼前一时的需要而引来长期的祸害，显然是一个非常强的措辞，美国人应能感受到其中的分量。而且对于日本国内右翼化倾向的加速，想必不论是美国官方还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这种恶流必定都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在美国打算去“搬日本这块石头”的时候，势必会越来越小心谨慎。

(章了凡 撰稿)

低通胀把美国经济拖入恶性循环

疑自从金融危机爆发，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为了控制对经济的损害，开始“印钱”以来，关于通胀的严厉警告就一直存在，而且不仅仅限于罗恩·保罗(Ron Paul)和格伦·贝克(Glenn Beck)之流。

颇具影响力的保守派金融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就曾在 2009 年警告我们，美国很快会成为一个“通胀国家”。2010 年，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敦促美联储提高利率，抵御通胀风险，尽管该组织自身的模型并没有显示出会有这种风险。2011 年，新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严厉抨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警告通胀近在眼前，而且语调凝重地说，让美元“掉价”是很可怕的事。

而现在，美联储真的在为通胀担忧了。通胀水平太低了。

不过，在费心解释低通胀会有什么麻烦之前，我们先谈谈到目前为止应该学到些什么。

不难看出对于通胀的恐惧是从何处而来。为了支撑经济，美联储买进了 2 万亿美元的资产，包括私营部门债务、住房机构的债务和政府债券。美联储购买这些资产时，用于付款的手段是，向私有银行提供资金，注入其准备金账户，这跟印钱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不过对于政府的工作

来说，这和印钱也足够相似了。有人说，接下来就会发生超级通胀！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明显地看到，或者说本应该很明显地看到，金融危机让我们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会考虑把现金囤积起来。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都处在流动性陷阱中，日本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就一直处于这种状况之中。现在，我们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研究过流动性陷阱的经济学家明白，只要流动性陷阱持续下去，一些常规的经济规律就会暂时失效。这些经济学家就包括本·伯南克，当然还有我。举例来说，预算赤字并不会推高利率，印钱并不会产生通胀，削减政府开支会对收入和就业产生很大破坏。

然而常常提出怀疑意见的人们却完全无视这些分析。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艾伦·雷诺斯(Alan Reynolds)曾宣称，流动性陷阱是“流动性胡说”(liquidity claptrap)。不过那是四年前了，毕竟，主张流动性陷阱的人似乎说对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担心通胀问题的人对另一个问题的观点，也得到了印证，即如何衡量通胀趋势。美联储参考的指标将食品和能源价格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价格会逐月大幅波动。这样关注于“核心”通胀，招致许多评论人士的嘲笑，尤其是在 2011 年初，当时食品和能源价格高企，导致“总体”通胀率曾短暂地超越 4%，但核心通胀率仍然很低。果不其然，通胀随后又降了回来。

所以说，所有这些通胀恐慌都是错误的。如果你还在怀疑的话，我就告诉你，那些鼓吹恐慌的人们已经展示出，他们的经济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不过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这一点。

现在，按照美联储偏爱的指标计算，通胀水平略微高于 1%，这个水平低到了危险的地步。

低通胀为什么是个问题呢？一个原因是低通胀会抑制借贷和消费的意愿，鼓励囤积现金。鉴于我们最大的经济问题是总体需求欠缺，通胀水平下降会恶化问题。

低通胀还会提高偿付债务的难度，加剧私营部门的负债问题，而这也是总体需求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通胀水平会降低呢？答案在于经济持续乏力，这样一来，工薪阶层就无法要求更高的工资，而且许多企业也被迫压低价格。如果你考虑一下，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经济乏力导致通胀水平过低，而后者又让经济乏力的状况持续下去。

这样一来，就让我们看到了更重大的问题：现在不采取措施刺激经济，简直是蠢透了。

只要有人谈到需要采取更多刺激举措，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政策，来降低失业，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总会这样回应：我们应该关注长远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短期的措施。然而实际上，如果不能解决短期的问题，它就会转变成长期、慢性的经济顽疾。

我最近曾写道，通过容许长期失业持续，我们在美国创造了一个永久性的失业群体。和通胀水平过低的问题相比，它们在细节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其影响却很相似。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放任短期经济问题加剧，我们就会给自己铸成经济长期，甚至永久失败的模式。

要明白，我们在应对经济挑战时，败得一塌糊涂。在未来很多年里，我们都需要为这场惨败付出代价。

（文章来源：2013年5月7日《纽约时报》，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新闻部分编译：梁辰、刘振宇等）

焦点分析

美国和南中国海挑战

日本外交家网站 5 月 3 日刊登了美国亚太安全问题高级顾问克罗宁（Patrick Cronin）和约瑟夫·奈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研究员苏利文（Alexander Sullivan）的文章《美国与中国南海争端》称，尽管相关各方采取了多种外交努力，2013 年春，南海地区的局势还是不容乐观。目前对南海周边各国行为及行为准则的研究工作始终面临着持续性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各国重叠的主权宣示，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紧张的军备竞赛，以及越来越缺乏效力的信任机制。

原文注：在南中国海（编者注：即南海）问题上，美国必须做出艰难选择并采取必要行动确保该地区在 2013 年及今后的和平稳定。

2012 年南中国海上激起的“波涛汹涌”并未在 2013 年平息。

尽管今年春季在各方推动下取得了一些外交进步，目前的状况表明今年及以后仍可能爆发持久的对抗。对总体稳定和诸如《行为守则》等行动方针的诉求仍可能遭受持久的阻力。这些阻碍包括交叠的领土主权主张，整个地区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持续进行的军事现代化，新领导层领导下的日益强大的中国，软弱的区域机构，以及对国际海事法的普遍漠视。

中国通过使用海军舰队，海上防卫舰，渔船甚至油轮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航行，推动建立日益增加的海上权利诉求。与此同时，北京方面还努力强调只有提出主权主张的国家可以处理争议的原则。

同时，当前一些事态的发展直接损害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平解决争议，自由航行（包括维持亚洲地区海上安全长达 70 年的美国海军），公海海上交通线，以及为这些全球至关重

要的公共领域建立一种公开的、基于准则的治理体制。

由于外交途径不大可能成为平息南中国海紧张形势的有效手段，美国需要考虑其他的途径来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并进一步推动地区繁荣。美国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加强盟国和合作伙伴国抵抗压迫和侵略的能力，增强国际海事法的公信力，巩固东盟在共同利益上达成一致意见的能力，并在盟国、合作伙伴国以及中国间组织建立信任的机制，以此来降低意外事件或误判发展成不必要的冲突的可能性。

“黄岩岛事件”——利用海军力量的威胁发动海上骚扰——的影响已经外溢到与日本存在争议的钓鱼岛问题，表明这种真实的非冒进边缘政策已经成为北京方面的战略决策。在过去一年，中国发表了各种主张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阐明其不可动摇的决心。中国声称拥有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岛屿无可争辩的主权。此外，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全面倡导以“中国梦”为象征的民族复兴在全国传播开来，并努力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实力。在习近平宣誓就任国家主席的当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在南中国海区域进行了军力演习，两艘导弹护卫舰以及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向中国声称主权的南中国海最南端进行军事训练，据报道，训练包括两栖作战以及与地面空军的联合作战行动。中国新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就中国发展成为海上军事强国发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

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对中国的行为表达了不满和警告。中国官方发布的地图激起了两国民众和政府的抗议。与此同时，菲律宾和越南正通过加强海军建设投资力度来应对不断崛起的中国、捍卫自己的利益。作为海军现代化的一部分，越南今年将由俄罗斯交付第一批六艘千吨级柴油机攻击型潜艇，并指望新的合作伙伴国印度为其提供海下作战培训。

尽管与美国这一重要盟友签订了安保条约，菲律宾近年来也对外宣称打算采购潜艇。总之，海军装备数量和精密程度的不断增加——更不用说海上监视舰队的日益军事化——意味着南中国海即将成为一个非常拥挤的地方。即使忽视发起故意挑衅的可能性，突发事件、误判或指挥官临时发起的挑衅（例如近期该海域一艘船舰向另一艘渔船发射照明弹，据称导致该渔船着火）也会导致紧张形势难于控制。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抑制冲突爆发的机制似乎被弱化了。2012年，东盟历史上首次未能在年

度峰会后发布《联合公报》。历时十年时间，东盟成员国与中国在 2012 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虽然在未来几年制定出的希望很渺茫，东盟依然需要制定一套有效力的行为准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介入创新性的外交途径来为取得进步贡献一己之力。

面对各种令人沮丧的发展趋势，美国该做些什么？美国如何发挥领导作用将该地区重新带回由公开的、基于规则的管理体制以及和平发展的轨道？任何战略都必须广泛涉及到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

从军事角度讲，美国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加强盟国和合作伙伴国应对侵略的最低军事防御能力。美国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捍卫边界主权的权利，但是中国也应该认识到邻国打造“反干涉武力”的权利。美国应把重心放在低端防御型军事力量上，包括低于军事门槛的海上安全力量。美国可以向盟国提供在海域感知或情报、监视和侦察领域的特殊优势。

-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应向合作伙伴国提供军队和海上行动培训来降低意外事故或误判的风险。强调潜艇的安全操作及其重要性，尤其是考虑到像越南这样的国家缺乏在海下行动的经验。

-在有关国家间组织并推动建立信任的机制。联合训练，尤其是低强度行动的训练。这些行动主要是针对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救灾以及打击海盗等共同利益。

-将中国纳入地区军事努力行动。中国接受美国的提议加入 2014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征兆。有助于增进领导人个人关系的接触能够减少军队间制度上的不信任并提供紧张局面下的宣泄阀。

军事外交途径必须伴有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外交接触，这样的外交接触需支持透明的、基于准则的冲突解决机制。外交和政治优先考虑事项应包括：

-努力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守派反对参议院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焦点是他

们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使得千人一面的国际官僚机构能够影响美国的主权。虽然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倡导航行自由原则，美国在该地区其他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下选择不签署，却又充当支持航行自由的领导者，这怎么能让别的国家信服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会解决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但是推动国际认可的海洋法的签署会有所帮助。尽管美国已经在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签署该条约的象征意义十分重要

-作为重要的地区先例，继续支持菲律宾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诉求。 国务卿克里已经表示美国充分支持菲律宾通过仲裁和平解决争议的尝试。然而，美国必须意识到对菲律宾的支持并不是为了控制最后的结果（毕竟，美国不是声称主权的国家），而是为了支持一种排除压迫和冲突的流程。尽管越南认为根据其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解决当前争议需要与北京方面进行静默外交，但越南和其他东盟国家也热衷于支持国际法和东盟团结统一。

-加强东盟在决定南中国海命运上的中心领导作用，并迫切要求各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恪守行为准则。 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介入东亚峰会以及其他一些由东盟主持的地区论坛。美国应该继续在这样的场合发挥作用并加强与东盟成员国的双边接触以加强东盟在与中国共同制定行为准则上的凝聚力。近期，美国必须继续深化与 2013 年轮值主席国文莱的双边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北京方面近期向该国提出的建议。东盟承担不起金边事件的重演。令人鼓舞的是文莱已明确表示每一个东盟成员国都有权在即将到来的论坛上讨论海上安全问题。

-尤其加强与印度尼西亚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促进印度尼西亚作为地区利益攸关者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已经成为东盟、甚至是该地区一个重要的呼声来源，自 2008 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的全面合作伙伴。作为南中国海的非主权声称国，印度尼西亚可以充当利益冲突方可信赖的调停者，就像金边事件后它所做的那样。

最后，任何地区战略必须包含经济接触，反映了东亚国家对增长和持续繁荣的高度重视。关键的经济行动应包括：

-今年完成《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日本新上任的安倍政府同意加入《泛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为该协定在明年及以后时间取得实质性进展打入了一剂强心针。完成该协定的最初谈判能够展示美国的决心和致力于通过公开的、基于规则的贸易来增进地区共享利益来促进地区繁荣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以在美国和大多数南中国海主权声称国之间建立越来越多的联系，缓解诱发军事问题的压力。

-平衡东盟成员国间的发展差异。美国应利用诸如去年秋季宣布的“美国-东盟扩大经济联系计划”、以及“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此类经济行动来打造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的经济实力，让这些国家更加接近东盟内更为先进的经济体（例如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制定的标准将有助于东盟继续留在既定发展轨道上，从而实现到 2015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实现这一愿景将使东盟能够在地区争端和避免冲突问题上发出相对团结的声音。

随着亚洲承担起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该地区爆发影响全世界的冲突的风险每天都在增加，而未来十年没有哪个地方比南中国海的风险更大。作为亚洲地区的领导大国，美国必须做出艰难选择并采取必要的协同行动来确保南中国海 2013 年及未来的和平稳定，并建立持久机制来解决未来争议。

帕特里克·M·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 教授，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顾问、高级主任。亚历山大·沙利文(Alexander Sullivan)，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实习研究员。

(王子磊编译)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